



唐末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七

通論

漢之人召涇公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子由

高帝武帝待臣下東坡

漢之人臣權德輿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

文武元成近侍李德裕

韓信酈寄 呂溫

袁盎汲黯 李德裕



人臣有後李德裕 東坡

漢風俗 東坡

匈奴樂天 陳子昂

西漢興亡 東坡 馬周

漢之人君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亂如綫然而

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疆內有絳灌之臣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景而莫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至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



變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  
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  
下叛之矣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曰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  
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  
能遂泯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  
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  
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  
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

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  
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  
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  
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  
年而不置疑於其間乎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  
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  
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  
胃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  
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



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亦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蹠，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激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之，遂逐驅之，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蹠蹢，而制之，遂逐驅之，而掣之。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為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

其習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究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驩心而



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  
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  
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  
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  
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  
而去。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  
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  
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  
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  
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  
所忌，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  
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  
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士惟  
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  
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無術也。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曰：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  
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  
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  
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  
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  
宣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



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  
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  
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  
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  
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高祖以神武  
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  
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  
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  
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  
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

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  
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  
用可以太息矣

漢之人臣

權德輿曰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  
業至宣帝之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  
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  
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次焉至  
若孔匡張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  
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  
名皆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



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哉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曰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胥吏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

不諳穿因而官之則家民得吏之弊表裏互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云云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曰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寵君矣元成二后皆有嗜吹簫擗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



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矣  
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  
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  
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  
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  
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  
脩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  
千古莫及其故何耶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  
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  
於理哉

韓愈論

子叙逸民先伯夷於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於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  
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首而楊子亦曰  
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  
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非於人而所  
棄於己者也然而此五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  
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  
至於楊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  
自售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  
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  
非必出故能宗其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



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饑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饑顯之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之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乎知祿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迹乎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一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也易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無可無不可也

寧不至乎恥祿於藥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曾子固答人書曰蒙跡示其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



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  
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此干之死所謂各以  
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  
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  
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懷無耻也在我者固  
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  
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  
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  
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致  
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

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請  
與箕子合焉是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  
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夫則非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況若雄者  
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而已則  
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  
則於美新安知甘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頌在我如何  
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  
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  
所謂謹身以信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



孟子補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  
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  
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遠  
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養之  
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  
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  
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與聖  
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

呂溫由鹿賦曰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  
至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  
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嗚嗥不飲食者  
累日余喟然嘆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  
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  
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酷者  
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云云昔  
如淮陰遇禍寃在伸理通說且拒豨謀寧起堂堂  
蕭公實曰知己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  
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為交親  
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



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會麋鹿之不  
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  
其始終

袁盎汲黯

李德裕曰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  
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  
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  
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  
於是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  
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  
不仁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爲貫高危

自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  
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魔不  
而承基不忍志寧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  
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  
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  
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人道  
代序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  
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入臣有後

李德裕曰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



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之  
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纒及子  
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  
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今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  
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  
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  
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  
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閭  
燻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  
及奏記霍光決定大策輒而顯徵卿之美  
斷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

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  
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杲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  
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東坡論張湯揚雄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  
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  
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之  
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  
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  
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  
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謂之云耳

漢風俗 東坡曰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

耳司馬遷至仇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大將

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主於河南太守吳公比

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然也本朝 太宰

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

問以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

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西奴 必其樂心是于流是直誠主賢人出齊其業

樂天曰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

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為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

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右乃選將練兵

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衣誘以五餌之

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

徙入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

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

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羞

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氣

亦隨時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

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息



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屬  
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  
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病之有瘳。  
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  
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言  
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

陳子昂論突厥曰。匈奴爲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  
久矣。請以秦漢已來事跡證明之。始皇之時。併吞  
六國。制有天下。按劍叱咤。八荒奔馳。然匈奴彊梁  
威不能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然使蒙恬  
將四十萬衆。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

百餘里。當時燕齊海嶽。贏糧給費。徭役煩苦。人  
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爲其患。二代  
而亡。莫不始於事胡也。至漢興。高祖受命。率羣雄  
乘利。便以三十萬衆。窘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  
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  
文帝徒以遜辭。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  
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而卑事  
戎狄。以倒懸天下也。景帝時。邊受其患。於是漢武  
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元默之化。海內又  
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庫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



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十萬衆以馬邑誘  
單于師出徒費竟無毫髮之功於是大命六師專  
以伐胡爲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夫受其弊  
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筭及舟車盜  
賊羣興京師起亂竟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臣  
服之漢宗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厭兵  
革之弊乃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田封丞相爲當  
民侯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罕復出師屬匈奴  
數窮天降其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  
堂代立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爲  
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三

爲王單于更相攻擊以至大亂殘虐死者計萬  
數畜產耗減十至八九又以飢餓相燔燒以求食  
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狄訾且渠當戶  
以下將兵五萬稽首來降於是北方晏然靡有兵  
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愚竊以此觀匈  
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  
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臥亦明矣夫以漢祖之  
略武帝之雄謀臣勇將勢盛雷電窮兵黷武傾天  
下以事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  
後撫瘡痍之人不敢煬然有出師之意然而未有  
遺矢之費而臣僕於單于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



理亂有數故曰聖人脩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拾遺耳

西漢興亡

東坡曰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而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耕藉

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至皆得預之  
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嶽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亦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虛名使天下拱手以俛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議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儀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愚嘗觀



兩代之初高祖創業之際車馬之興亦已繁矣而  
高祖以項氏割地之餘兵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  
此在之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  
其勢之強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載世八而至於成哀平四夷嚮風兵事不試而  
王莽豎子以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  
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之者皆有嘗試  
齊噉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  
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遠憂亦  
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不知遠憂之

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  
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  
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  
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  
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馬周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曰昔唐堯茅茨土階  
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  
文帝惜百金之費斂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  
帷所幸無天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  
害女工持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  
奢極侈而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

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  
可見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  
爲盜賊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  
安至去時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  
起而後急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之失而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商  
笑夏桀之失也漢亦笑紂滅隋煬帝大業之初  
笑齊魏之失也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  
魏也故袁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  
之視之此言不可不誠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八

光武

劉伯升 何去非

世祖英雄 何去非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子西

卓茂爲太傅 溫公

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

鄧禹 溫公 子由 何去非

邳彤 東坡

梁統 東坡

馬援 劉禹錫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東坡

嚴陵權德輿梁肅 羅隱 范文正公

### 劉伯升

何去非曰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禍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屠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爲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禍卒然變發於非意之所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鷲不肖習爲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絕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

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衆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宗室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憚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知及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連卻大敵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



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駑  
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  
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  
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  
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  
安漢而摧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  
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  
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之  
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虺很如  
虎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

不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伯升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爲附我是以  
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  
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爲  
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  
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  
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卽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  
振使伯升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  
兵誓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而黜更始則中興之  
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  
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



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連  
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  
似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  
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遂巡引過深  
自劾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權王  
卽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真面  
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  
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 世祖英雄

何去非曰。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  
而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少而勝者。

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申公以

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

千之謝元。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

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

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必敗之道

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

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

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

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

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



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辨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徒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旣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而

萬

王翦必用十萬，取勝於荊者，辨於多也。漢高祖嘗一火用十萬矣，却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遠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濉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几



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恠之。而不知光武為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勝。此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權術與。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繼賓。

伯升以謀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而禮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也。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唐子西曰。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



十至八九其文彩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之  
卽喜不見卽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  
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懼喜踴躍  
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漢自是天  
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功  
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王人之所以復  
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矣且漢官威  
儀非若三代之盛也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術  
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  
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  
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

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  
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  
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  
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百數十年海內無事斯  
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母而長育其子  
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  
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  
前朝異姓已陳之迹者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  
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  
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  
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



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憾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卓茂為太傅

溫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英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辨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

節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曰先師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之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當錄德念功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



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徂忍時伺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及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夷未復不稽古訓以喜奴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肆其君之亂而德臣印後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漢之原棄名不義

汨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但桓靈不道山陽曾奪奉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 鄧禹

溫公論光武以馮異代禹討關中曰普圍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與恣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子由曰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嚮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輕饋之



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儲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  
北屯衙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計禹固執前意  
遲遲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高  
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  
赤眉方強急之則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乘之猶能還兵敗羽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如  
此聽其堅守北道時出而撓之使別將挾其東東

西成之磨以歲月而赤眉就擒矣禹之計而西也  
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與賊相遇且數  
十日雖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  
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  
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其君命不能  
自固耳  
何去非曰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強而怠敵之銳彼  
之勢誠強則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為獨強  
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斂之以不應使其無  
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強以加



其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使其雖有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云云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怠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為動撓之而不為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為忿激之而不為變者其度也持是之氣守是之度為其上者無得而令為其下者無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東甯之恃其強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馬與之矣而復求婦婦界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謙

羣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今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關與趙使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怠之也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奏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於關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上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為趙守北邊也與上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為怯趙王



以譴牧牧如故態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  
戰輒失利王復使牧往復如故約居數歲匈奴誠  
以爲怯牧乃陰飭車騎大縱畜牧以餌之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  
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遂亡遠患吳楚以山東反漢  
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  
夫以其鋒方銳圖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  
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  
吳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爲其土者無得  
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無度  
寸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無以驕怠之

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得不河北於彼  
鄧禹於徒步之中恃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  
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羣臣之等夷也遂  
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往所向就功  
赤眉之入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其乘新  
勝之強財富鋒銳然盜賊羣居無他遠計必生變  
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饋難與力爭而  
可以計破也且將休兵北道以觀其弊於是別軍  
北趨榆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驕而怠之然後  
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緩其  
爲計與功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



去榆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雖得入關中  
然卒飢士敵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  
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悁而數以憊兵微戰至於  
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驕  
而怠人之術矣惜其爲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  
是以一憤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擇將者必先求  
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  
御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左  
嗟乎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  
至此而背戾者況夫以昏庸而御夫疎賤者  
得而必哉

### 邳彤

東坡曰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  
祖旣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  
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  
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  
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  
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  
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  
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旣爭  
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



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梁統

東坡論統議重法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擊戮鼂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曰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且盛

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爲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亦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馬援

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曰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麤鼂鬪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州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伏波將軍廟碑曰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援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秦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權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嶺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



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  
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  
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  
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  
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  
皆不易乎位遊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  
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  
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頌曰季  
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旣平  
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  
賔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

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  
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羅隱刻巖陵釣臺曰巖巖而高者巖子之釣臺也  
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睨蒼  
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  
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  
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  
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  
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  
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  
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范文正公祠堂記曰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卷四十八

管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九

明帝 肅宗

赦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

朱暉 東坡

梁鴻 梁肅

王充 昌黎

安帝

徵用樊英 溫公

順帝

以梁冀爲大將軍 溫公

質帝



崔寔應詔請公車言事 溫公

元帝

平東羌 溫公

李固 子由

徐穉 張九齡 曾子固

王符 昌黎

靈帝

黨錮 荆公

子由 圖

黃增 李德裕 溫公

放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

言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  
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其不知其  
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  
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  
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敢縱而無所顧矣是故  
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朱暉

東坡曰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  
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  
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  
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

貪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之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二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固稱病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本何稱病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固負臣子之義今耳目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暉復直却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

蕭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亦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言而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梁鴻

梁肅梁鴻高士喁曰君得三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壇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退患故適越以遐遊遐遊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舂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畫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



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愛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往而歌。鑿坏以逃。荷篠以遊。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世。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乘順以觀我靈龜乎。銘曰。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大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鐵于首。遊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

蔡贊曰。王充者。何會稽上虞人。自元城爰采。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惟市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命待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徵用樊英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



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  
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訪  
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  
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也務其實不務其名也  
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  
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  
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  
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  
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闥  
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輝輝者  
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

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  
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  
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  
不可得而致也此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  
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  
取士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  
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  
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待馮異以勵廉恥美  
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  
如張措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  
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



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  
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以梁冀為大將軍

溫公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  
族梁冀頑嚚兇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母之位  
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  
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因

知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寔之言  
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  
常道矣

平東羌

溫公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宜聽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  
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  
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浸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  
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



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  
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克故也叛而不即誅者  
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  
吏而牧之皆疆場之臣也豈得多以專殺為快邪  
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蜂起而為寇  
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  
子所不與也

李固

子曰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用之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  
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

具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治弔

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治君雖無道而洩

治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

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

東漢名臣如固者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漢帝

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

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

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

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冀

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

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



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  
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  
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火戮則  
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徐穉

張九齡曰公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  
以一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為窮則獨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  
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為  
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與  
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三年尚書

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古厚相與上流極  
宜為輔弼協和人神以桓帝猶能安早玄纁備禮  
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  
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  
雞不薄意有所加立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  
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  
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  
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  
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徧也無過不可用之  
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  
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



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逍遙而  
已哉銘曰靈芝無二體泉源角立傑出先生斯  
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  
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曾子固曰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  
福相煽爲惡中於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  
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如  
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  
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死而後  
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死而漢  
之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人人感

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  
首餘年間擅彊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  
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  
陳蕃大尉黃璜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  
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  
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  
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  
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  
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



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入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 王符

昌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救之篇以救為賊良民之患其旨混明皇甫度遠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綱

荆公讀後漢書詩曰鍾黨紛紛果是非當時

士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子由陳蕃論曰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待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兇側目禍不旋踵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詢詢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在令



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暴虐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黃垆東都名臣論曰范曄書稱陳蕃曰懷懷乎伊望之業矣論竇武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宋襄公所以敗也當陳蕃竇武秉政之際天下延頸大平之業後世學者言忠烈有道必稽焉愚獨謂天緒雖期於盡然使國紀勦墜士人不奮是

武之由蕃以奇志堅節誓清國步呈材初嘗不穢腐爛竇氏臨朝腹心相委武以后父位為上將將相同心願指喑鳴足移天下列奏邪豎次行誅屏緩期延計如牛捕鼠而鄭颯等縲繼吞舌無敢騰變是氣窮勢竭也所留者朱瑀等十七人方且出宿歸府狐疑不斷瑀等唾血一呼軀首塗地使天下忠臣義士跼蹐甘禍亂是何智慮之不明器用之寡微也夫以將相委任之重從天下想望之志興起以誅酒羣孽若決江湖灌枝燭泰山壓朽株爾遲回自失貽禍宗社使天下以忠為諱兇豎得志人上猶能謂之材烈之士邪通儒巨賢四海



所觀望覆敗乃爾尚何責屠羊乘寵無謀而凶終哉學者必循惑蕃武之事試為陳之自和順之後君道已替政由嬖習使蕃武居股肱地補綻決壤因事諷論不以蕩滅為己任則紀綱勢祚猶可維持為微缺之漢而已一旦功力不終為邪黨魚肉使阿進小智憤激而辱覆車兇黨竭澤則劉氏遷業矣豈非材不應實覆餗渥形哉愚誠傷漢業將謝陳實扶起翻為振落之禍耳故君子之立事也委勢如騎獸搏物如鷹隼騎獸顛則立墜鷲鳥皇形則無獲是以不俟終日救患未萌疾雷不及掩耳去惡絕其本根安有處萬全之勢緩毫髮之斷

身辱功絕貽禍宗社哉愚披漢書與賈生異時而慟也

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空圖曰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



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啾啾，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李德裕曰：理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明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謂倖臣也謂教祿升木，啖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熏斃。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



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磔鼠穿屋。虺毒螫人。如  
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越人道之行  
當蓋粉矣。

盧照鄰詠郭泰詩曰。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  
帛委閭尹。斧鑕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  
雍容謝朝廷。譔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  
親。諸侯不得次。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負寵。重價折  
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  
無四鄰。

少游曰。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  
初無意於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  
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  
繁。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  
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繁也。非救繁而為  
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  
其末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  
未嘗清。實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  
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



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遜歸  
美頴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遜甚耻之寔  
乃獨吊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曰  
則桓靈之時政在宦官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  
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  
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  
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  
事稍屈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  
黨人張德寔以此多自全宥則其効蓋可見也嗚  
呼使東漢之士大夫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  
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專惠不誣矣

為侯張而少誣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  
得宰相亦不為過斯不誣也孔子於衛見南子矣  
於魯歎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卿可得也則  
曰有命蓋見南子歎陽虎者身何誣也不主彌子  
者道不可誣也寔於侯張亦誣身以伸道耳豈若  
元稹之徒誣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  
不誣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  
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決傷  
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  
時其可誣身於宦人也其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



時者是隘而已若寔之認身於官人而非其時者  
是為姦而已

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  
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  
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  
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  
法免誅上下煩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  
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殘  
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  
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八

獻帝

董卓

高適

何去非

溫公

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子西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子西

仲長統昌黎

通論

漢之人君

溫公

東漢興亡

溫公

循吏杜牧

隗囂劉表子由



董卓

高適董卓廟議曰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調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卓

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姦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郢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毋妻屠戮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具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靈寶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暴悖之鬼哉

何去非孫堅之攻董卓論曰古之豪傑有功業之



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  
集智以更輔其不造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  
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  
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  
豪之恣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  
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  
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  
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  
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  
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  
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糧食

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  
以震三輔身扼成臯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  
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救  
於羈旅之中以為己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  
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軼血而起  
者凡十一將皆據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先發  
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  
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  
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  
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圍之差其宗親  
苟勝軍事者皆如疏與之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



其勢徐四起而...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言必誅卓使之...懼遂殘汧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必其德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

司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不佞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唐子西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旣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唐子西曰惟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所甚重而後亂人欲爲大盜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表人祠白時周不卽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天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以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死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曰贊曰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侗儻敢言語嘿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漢之人君

溫公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嚮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入君之器紀綱不脩諸將暴橫不旋踵而已固其宜



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翻然變而爲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勸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

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羆入室矣。卓貪懷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 東漢興亡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靡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



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  
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  
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  
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  
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  
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  
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曲自  
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  
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  
賢愚混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  
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哀安楊震李周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  
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  
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  
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  
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斯  
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  
不幸承陵夷頽弊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  
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  
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秉釁袁紹之徒從  
而起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  
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則州郡擁兵專地而



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抗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 循吏

杜預曰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寔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且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

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違眾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云云

### 隗囂劉表

子由隗囂論曰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翼舉大眾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



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  
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  
爲亡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  
捷三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  
不悔去就之際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  
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  
與袁紹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  
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  
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  
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  
不救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

得中立矣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  
雍容風義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  
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  
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  
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夫惟  
知彼知己然後知所去就哉

下瀟劉愷

東坡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  
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  
其人之可以受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  
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



不于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  
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  
無幾耳東漢劉愷遜其弟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  
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  
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  
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  
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遜故  
太伯稱至德伯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  
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遜其弟使弟  
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  
而可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

矣而其未盡者請得而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  
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  
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  
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  
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  
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  
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  
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  
伯伯夷將以訓天下之遜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  
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遜其弟非獨使弟



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孝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深嘉而屢歎也

子由曰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爲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冬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

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禹之事非臯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熊羆之所能辨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龍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



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真偽則鴻在可恕而愷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

美將以訓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為徇名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一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一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劉禹錫

子由

東坡

少游

權德輿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

荆公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樂天

興亡人材

劉禹錫山陽城賦曰山陽故城遺趾數雖四百之  
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  
賈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  
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



之再敷貌。汜陽與鄆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  
事督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  
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桓靈之欲  
從心於昏。藝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  
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淮以易位。被虐踰而陽尊。終  
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  
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律步者  
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  
父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  
元龜

子由論兩漢之患曰。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  
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  
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亡其西。  
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  
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



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諸侯之太强也  
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  
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  
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天下以爲  
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  
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  
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  
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  
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  
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  
死於此

東坡論兩漢之衰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  
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  
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  
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  
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  
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  
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豢畜  
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  
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  
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



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公卿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噐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通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不敢爲非

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會子曰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個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又論兩漢之亡於王莽曹操曰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



鯁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

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也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徇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旣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



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  
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  
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取之也是  
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  
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  
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  
愈失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眾故曰陪  
臣執國命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代之

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  
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令  
可知也矣

少游論兩漢之臣曰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  
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  
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利便為能名臣以伏節死  
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  
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掘起  
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愚嘗  
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  
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



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  
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  
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晚節末  
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  
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  
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  
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  
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  
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  
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  
在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

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六  
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  
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  
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  
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  
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  
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  
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  
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  
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



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危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權德輿兩漢辨二論曰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人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證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七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呈

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受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儒術為帝師身被漢相特見尊信當工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責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



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咨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欸欸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

旦盡誅漢廷羣公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懼使清河徙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者沮立后於探籌壽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



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  
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  
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來且出不越境書弑  
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  
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三  
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  
王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  
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久謀能亢  
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  
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商周之  
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邪

委任人臣

中由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  
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  
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  
流相撓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譏斬鼂錯而文景  
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  
風衰矣夫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  
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  
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  
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  
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



悍然無惻怛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閭顯立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

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答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下不能堪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乎殆哉

王荊公委任論曰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



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  
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  
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  
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  
雖爲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  
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  
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斤金不  
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  
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置  
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  
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前

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  
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  
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  
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  
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  
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  
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  
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  
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  
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  
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



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  
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  
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  
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  
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  
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之忠則委之  
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  
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  
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且蘇奏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倒  
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

以徇彘畜人者人亦徇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  
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  
不忠顧人君待之意何如耳  
子由論高祖光武明帝曰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  
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  
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  
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  
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  
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  
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  
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天下晏然凡此



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略文武破尋  
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  
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  
辨者及其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  
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  
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  
棄以一身任天下其知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  
多矣至於明帝好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  
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  
雖號稱治安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也  
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二

武帝上

袁紹少游 東抄 子西

赤壁之戰 子西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西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操不追關羽 子西

征烏桓辟田疇 子西

袁紹

少游曰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



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業，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邪？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爲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言

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軻越王勾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



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  
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  
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  
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  
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于竊以爲  
知言也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  
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  
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勸吾敗必相哀  
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忠也乃殺豐爲明主  
不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圖

可得而禍隨之吾乃今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  
者又曰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  
最爲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  
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  
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  
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  
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  
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  
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則合緩之  
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便使公孫度  
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夫



國大事也。不可以逆譬。如小兒毀齒。以漸搖。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齒斯落。以殺兒云云。

唐子西非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曰。禹見刑人於市。下車而哭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始。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 赤壁之戰

唐子西曰。世之為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



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辨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二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

如高祖者，一人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  
固宜。

以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必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入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



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晉荀  
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  
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  
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術長又不知出吾  
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  
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  
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  
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  
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  
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  
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  
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  
敢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  
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  
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五百里以  
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  
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  
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  
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  
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遠



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  
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  
不能權之以入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  
而未見其能一也

子由論賈詡劉曄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  
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  
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更  
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  
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  
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

以下煎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  
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  
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  
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  
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不以干戈相  
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元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  
吳旣脩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元德固可蹙矣  
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  
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  
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違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



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張身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元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元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

歸。夫兵久於外，伊於一勝而輒以敵遇，我怠彼歸，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曰：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復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



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  
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久之所以爭附而  
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遠巡獨以其智起而應  
之奮盈萬之衆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  
東擒呂布而收濟充蹙袁術於淮左縹緲無歸遂  
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着有餘而不少困彼  
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  
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  
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余者亦皆知  
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外賊  
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彼

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爲無以虞於其東征劉備  
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  
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  
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  
不爲之深憂而易計者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  
以數乘危而徵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  
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於徐州之  
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  
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  
禍敗者固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  
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



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卽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辦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

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夷虜，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唯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寔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又曰：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為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為書，曹公雖為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



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  
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  
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  
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  
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  
所未旣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  
然後能斬陳餘遏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  
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  
乎韓曹之儔也譎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旣勝而  
復譎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  
窮之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

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  
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  
敵故當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  
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  
策趙爲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  
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爲失趙之敗也然  
而韓信爲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  
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  
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  
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旣破諸  
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



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造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僞喜僞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寔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搃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

而王之曹公天資機警挾漢以今天下其行血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己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毗珥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常自詭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爲之而老期迫矣



此其為烈與漢異也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唐子西曰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能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本

茂貞是也

操不追關羽

唐子西曰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功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贖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



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征烏桓辟田疇

唐子西曰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二



